小倦遊閣集

小倦游閣集卷第九

正集九

文五

給事中谷先生家傳

先生諱際岐字西阿姓谷氏雲南趙州人也其先世隸江南合肥始遷祖原一於明初從黔寧王入滇以功授指揮占籍趙州之景東衛名所居曰谷旗營子孫家焉遂為州人曾祖逢年妣劉氏祖思勲州學生妣張氏考茂國子監生妣葉氏以先生官翰林恭遇

純廟七旬萬壽

特旨得封贈三世先生幼善病然英異好讀書常擁被篝燈達旦不寐成童補州學附生弱冠以選拔廪生中式副貢乾隆甲午秋試後遍閱同人文謂同州生師範必第二師君亦謂先生文必第一同人不許已而果然滇中士人至今艷稱之乙未成進士改翰林戊戌散館授檢討與校四庫全書同考庚子禮闈得士多知名兵部尚書萊陽初彭齡遭運總督夏邑李奕疇其尤著者也辛丑乞假歸侍葉孺人疾旋奉諱既葵以雲貴總督富綱聘主省城五華書院遂迎國子君至省就養國子君有足疾每夕必滌濯先生親進巾匜三年無少間國子君卒於書院先生徒步九百里奉櫬歸喪葬盡礼

士林以為式先生主五華三年継遊士且三百而癸卯丙午兩秋試得儁者至五十四人故滇中名流大半出門下滇附省城有六河淤塞山水發無所洩民甚苦之先生白於富公浚治如法數百里以無水患先生自甲辰奉國子君喪歸里積勞成怔忡養疴本州之龍華山寺十年及乙卯稍痊入都起原官嘉慶戊午冬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川楚自丙辰春教匪跳梁糜爛數省先生適親秦楚蜀豫之士人入都者詢問其由筆記成帙參考其虛實既灼知逼變之始因贓吏藉端誅求過甚而激變之故則條晰撫畏葸扶飾養寇糜餉既居得言之地必効其職將屬稿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具疏禱

於前門闕盾其詞曰川楚邪教滋擾稽誅三載岐之愚昧竊
為安難民而招撫賊之計以期早息釁端恐言不當理誠難
格天祇取罪戾無益于事伏望神鑒啟佑衷使言切事情
得蒙
聽納遂於己未正月十二日上奏其略云 臣竊惟
先帝臨御六十年聖武神威万方震肅固由主將仰承
廟略奮報
鴻恩亦偏裨衛翼同心協力以助成功也竊見三年以來
先帝頻師下討邪教川陝先責之總督宜綿巡撫惠齡秦承
恩楚北先責之總督畢沅巡撫汪新均

視之如腹心手足而乃驅黎於先藏身於後行營到處止以
重兵自衛裨弁有奮勇者又無調度接應甚至以賊入他境
暫稱安息由是兵無鬥志川楚傳言有賊來不見官兵面賊
去官兵才出現又云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
何日得相逢前年經略勒保至川大張告示痛責前任辦理
之失各省傳遍是其明証畢沅汪新相繼徂逝復以楚北任
之總督景安今宜綿惠齡秦承恩繼慢于右景安怯玩于左
勒保縱能實力勦捕有俘擒送首王三槐之能而陝賊尚多
楚匪起滅無時則勒保終將掣肘曠日欵惟
先帝征討緬甸萬里外

照見大學士楊應琚挑撥掩覆之罪立
予拿問另
選名將即速班師令宜綿惠齡秦承恩曠玩至三年之久早
應草究止以欺罔未着尚荷
寬典而轉益懷安仍任賊黨越入河盧氏魯山等界景安雖
無吞餉攸名而罔昧自甘近亦有賊焚掠裹光各境均為法
所不容況今軍營中用副封私札商同軍機大臣改壓軍報
供摭已破雖由內臣數勢所致而彼等之倘賄罹債情更顯
然撥以厥罪維均之法一體拿問原屬罪所應得即欲暫留
効力而斯隱熱慣亦終不肯使前愆盡露應即請

旨懲究另

選能臣與勒保會同各清本境共搗賴巢則軍令風行賊匪必將授首請戮柳　臣更有請者川楚陝西比年發餉已及數千万聞其軍中子女玉帛奇寶錯陳而兵食反致有虧其載贓歸北還南風盈道路甚至內臣有與其請餉無如書會稟之嘲語前經

先帝嚴究軍需局查出四川漢州知州與德楞泰報銷互爭多寡及楚北道員胡齊崙侵餉至數十萬一則追賠一則拿究二案已確他屬類

此者必多答

先帝當金川奏凱後辦理軍需銷算至

謂上方有天况今之無功吞餉自屬天理所不

容尤互請

旨急易新手清釐則侵盜之跡必能節次破露

無致終覆不但兵餉與善後事宜均得充裕而

轉瞬銷算亦不敢牽混已臣愚昧無識罔避嫌

怨敬承

詔旨令得封章密奏用敢據實參劾伏乞

聖鑒閏日又上奏略曰臣伏讀

諭旨教匪聚眾滋事皆以官逼民反為詞殊為憐憫仰見我
皇上燭照矜全臣民聞之無不感泣查教匪滋擾始於湖北
宜都縣之聶傑仁而聶傑仁之變實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
婪虐逼迫而起緣自教首齊林等正法於襄陽府後匪徒各
皆斂戢雖節經奉查劉之協與餘黨類亦不許張皇牽累節
外生端而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為能於乾隆六十年十二
月內委查宜都縣境一意苛求凡衙署寺廟關鎖全滿內除
富家嚇索無算及赤貧者按名取結各令納錢若干釋放其
有少得供據者立與慘刑至以大鐵釘生釘人手掌於壁上
號慟盈廷或鉄錘排擊多人足骨立斷若情節尚介疑似則

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載至一二百人堆如積薪前後相望未
至而飢寒擠壓就斃大半浮屍于江餘全殁獄中亦無棺瘗
居人無慘目寒心聶結仁係首富屢索不厭村黨始為結連
拒捕尚未敢逞犯而常丹葵不知急自收斂撫慰轉盈告急
以致宜昌鎮帶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兩縣全變而襄陽
府之齊王氏姚之富長陽縣之覃加耀張正謨另開風併起
遂延及河南川陝日甚一日聶結仁平後官兵勦覃加耀於
長陽縣之黃柏山常丹葵隨行賊人首欲得彼甘心追擊將
斃得鄉勇救脫遂托病不敢復隨至今人皆呼為常鬼頭此
名各路傳知謂其為殘害生靈之罪首也他如兵破當陽縣

城時干鋒刃流亡中猶忍心搜剥難民懷挾及居人存活財物

借辭往軍營為名全歸入己尚其餘事此臣所聞官逼民反

之最先最甚者也臣因思教匪之在今日自應盡黨梟磔而

其始亦猶是百數十年安居樂業人民究何所求何所憾而

甘心棄身家捐性命鋌走險峻耶臣聞賊人當流離奔竄時

猶哭念

皇帝天恩不置縱復連斵檻戮亦為鬼知罪殊無一言一字

怨及

朝廷向使地方官知體布

皇仁察救於平日撫弭於臨時抑或早防事端少知利害則

何至如此彼荒裔如緬安南猶歸命輸心恐不遠而謂此服地中淪肌浹髓之輩忽爾變生肘腋其忍信臣所以為此奏固為此等官吏指事飾罪亦欲使萬禩子孫知我朝無叛民而後見恩德入人天道人心協應長久之昭昭不爽也今常丹葵逞虐一時上塵
聖仁下殃良善頓師糜餉
盼捷三年罪莫容誅猶幸此情今得
上聞自難使首禍之人終歸脫漏應請
飭經略勒保嚴密奏辦又現奉
恩旨凡受撫來歸者令勒保傳喚同知劉清問及川省素有

清名之州縣將綏緝安撫之處悉心妥議奏聞是不但開万
人生活之路且啓億載安定之基則楚地中曾經滋擾者亦
應需員安集 臣聞被擾州縣其中逃故各戶之口廬婦女曉
多歸官吏壓賣分肥是始既不顧其反終更不顧其歸不
知民何負於官而致尤醜恐至于此極若得懲一儆衆自可
群知洗濯豈奉
德意所關於
國家苞桑之計匪細也所疏相繼悉荷
采納再權禮科給事中稽查南新倉廵視中城 雲南鹽法
向係官運官銷日久因緣爲奸將井出淨鹽四十斤攙和沙

土六十斤為一石按口比銷居民生子女即計口而病故數十年若不除其籍又牛一頭比人三口其牛轉賣則既科買者而已賣之戶亦不除民備課市鹽不可食率賤價而弃鹽于署前價稍不足則刑求至苛急民不堪命及嘉慶丁巳又以威遠調取民夫里長辦賫夫已齊有司忽改為折價每名索銀三兩五錢則釋放後又徵賫夫并將鄰邑接濟長夫羈押勒索遂使迤西道屬數十州縣同日鬨署將管鹽攤夫丁役挖目刳腸幾至戕官迤西道李亨特聞變馳往出示禁革科鹽派夫諸弊政眾始解散數月後漸捕獲為首者解省研鞫經歲撫臣止以鬥殺擬辟不肯將配鹽派夫激變之情

上達獄既成官吏玩法如故先生去滇萬里廉察得實遂上
奏略云　臣查滇南産鹽各區惟黑白琅三井最大行遍迤西
南各府歷係歸州縣官運售不但課款有制而官吏資其餘
潤辦公亦得均平充裕近則私行加額加課任意短秤倒收
脚價剋削太甚其加額之法係與井員私煎及壓買灶戶餘
鹽私派各州縣轉賣繳課入己此與奉文代別屬行銷者無干
而各處官店發鹽任意短扣積零成多額又浮至大半有餘
至收課時暗折明增十後加五更有民間備本自運而亦照
数徵收脚價者此外積弊尚多各屬情形亦不一大約正鹽一
倍課幾化作三臨歸販戶銷若則販戶倒懸歸丁根及灶戶

銷者則貧民擾累又灶戶因官發薪本平色太扣以至交塩
時墮又攙襍變產草丁受累尤甚民財止有此數得則歸囊
久則歸公
國課民財必至交困此行鹽之弊也至滇南夫馬歷係出自
煙戶與額設堡單惟
欽差及督撫學政提鎮司道與本管府州縣通用從無違悞自
大兵征緬而始添派根夫設立公局凡奉差過往一體應付
係專為軍務而設凱旋之後遂以徵調為尋常公局為利藪
一切過站者皆以公事假名做情掯一科十呼擾百端若果有
公出大差則色串私派派夫少則至千多或近万派馬少則

數百多則三五千不等凌虐弁兵各情形難悉盡言更夫折價分飽層層朘削且非軍務而動從根上晉折者追逼尤猛又有不奉明文而私藉採買米穀折價入己者閭閻展轉賠累難堪此外褋派名目不一而足雖有大吏示禁總以具文相視凡此皆官吏通同朦混所爲也臣聞嘉慶二年滇中百姓與州縣管鹽之官新長隨書役及素管夫馬公局之各頭人搆怨報復俱有痛不忍言情不經聞實跡且近省及迤西一帶幾三十州縣不約而同誠逷省從來未有之大變雖經大吏出示曉諭有累民諸弊政即當爲尓等禁免之語旋即解散而隨後後另造拒鬥傷人別事入

奏官則參處民則分別正法固亦足以彰
國憲而儆人心但終未將此數項起解弊端陳明禁止使
罪犯雖明而禍根仍伏至今官吏愍不畏法旋改旋復巧取
吏工彼此猜忌交含不識養癰至於何日 臣查夫馬採買原
有舊例明白易守無過禁其設局濫派折價私吞與非軍務
永不許從粮上科派已足民使其鹽斤則每秤均有羨餘官
得餘觔辦公販得準觔出課是以從前只用鋪販課並無虧
近則迤西一帶因販賠多而官課欠改派地粮烟戶或大戶
行銷法逾改而取逾多不清其源徒益擾累至加額加課倒
收脚價則從來所無數無底止自宜永禁其有自運未領脚

價者則納課時即將此項扣去毋令倒交如此行之自為妥
善若滇鹽亦可如別省辦法則在大吏相機妥畫令我
皇上乾綱整飭大憝已治內外肅清臣惟有籲懇
天慈察
飭查禁使諸弊之已革者永遵未除者立止但得上下相安
官民兩便誠邊氓万万載無疆之福也奉上奉
旨交滇省督撫查辦時撫臣內用總督富公兼撫篆以滇省
鹽法宜改以便民復奏奉
旨交議而舊撫臣在都欲沮其事先生再疏籲請詞不錄未
幾富公丁艱去官

上以交新督大學士書公會同新撫初公核議初公居門下久聞此事于先生甚悉卒以富公原議稍增損之定為灶煎灶賣民運民銷至今便之壬戌以奏劾長隨蔡永清僭越勾通朝貴事失實錯級降補刑部員外郎丙寅選本部郎中保送繁缺知府庚午引病歸里行過揚州兩江總督百文敏公兩淮鹽政阿克當阿延先生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之新設孝廉會文堂揚州卑濕之鄉士氣恇怯先生謝絕勢交生徒進問者唯言熟讀宋五子書反質諸身之所行而已客揚州五載以乙亥十二月五日卒于欈園年七十有六配楊宜人生于曉歲貢生皆前卒女子子二人長適楊汝梅次適蘇均

繼配劉宜人生于二昌暄劉宜人產於北未嘗入滇昌暄皆幼漕督李公塩政阿公議暫厝先生之柩于揚州而資劉宜人携昌暄入都依和公俟成立後扶櫬歸塟揚州諸生徒共為卜地于城北之紫竹庵側素衣執紼異敎同嘆可謂生榮死哀者已名流先達多萃江介惟桐城姚姬傳先生主講江寧之鍾山數十年粹然不立崖岸而無瑕可指不媿人師自先生至揚州論者始以為德之有鄰也先生之學以自守為本有用為宗不尚詼說而詞旨清穆可誦為有德之言前有五華講義若干卷版行于滇在揚州選刻大儒詩鈔若干卷其他詩文多散佚性耽作書出入于平原眉山而得其渾逸稿草不

經意者爲尤工云

臣世臣曰給諫以言爲職言有三體條列謀猷爲奏議匡弼君德爲諫諍指擊權要爲彈事夫入告順外者奏議也避人焚草者諫諍也至于彈事則古人對仗讀白簡公事公言機不可遲而事不尚容

今上親政以來言路大開諫牘一得之詞多蒙采擇而又潛消黨隙保全善類

睿慮周詳至矣先生居諫垣真毅最著而所親莫得見其草本乃以仰體

聖德人臣恭謹之義也先生以辛未夏至揚州 世臣 僑寓同

城甲戌春始得謁備承嗟賞引為忘年交因議鹽法至滇省

世臣謂初公改滇鹽一舉德在百世先生乃言其始末世臣

旋就食海州比返而先生已物故時先生之甥舉人蘇城來

搜其裝曰屬蘇君遺篋共檢奏草大半斷爛不可讀謹

就手稿完善稿未有上奏月日者撮其要著于篇其已未正

月指陳月選鐵擊之弊與安撫難民之法兩稿雖完具皆不

著著其重大者而以手稿屬初公裴池謹藏至昌暄成立

而歸之使後之論世者有所攷焉

白將軍軼事

將軍於乾隆之初以侍衛任江南[illegible]端公為節使奉

旨裁汰江寧京口駐防文端心知旗人藉錢粮為生少不公輙起物議名將軍至密室諭曰江寧吾自為之京口事以委若將軍請進止文端曰年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汰之毋弊混將軍出三日復進見文端曰若尚未行耶將軍對曰某已畢事敬繳令文端問裁汰幾何將軍呈冊籍曰皆不當汰文端曰豈無一人在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乎將軍跪白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約有十之四某

皆增損其年齒以稱中堂意是以得不次文端怒將軍曰
中堂請聽某畢辭我
朝幅員萬里貢賦歲入豈不能贍此數旗人耶旗人不著于四民之籍汰之則強壯者為盜賊老弱丐徙而已京口當衝途外藩朝貢經過者不絕若必裁汰旗男姑勿論旗婦章服殊民人淪丐乞恐有傷
國體為夷使所笑文端泣數行下手扶將軍起指其座曰此席當君居之吾何人而竟忝竊耶遂切疏論罷其事後廿年後汰駐防至今猶有旗婦丐於江口者牽路人衣且哭且語傷不能再遇將軍也將軍任揚州游擊有通州奸

人告海外沙民謀逆有狀文端檄將軍率己部先往將軍即具文乞病假閱四日文端至揚命昇騐辭以劇不可風文端信將軍不避事而不解其意遂行抵六閘將軍上謁文端曰故未病耶將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或遂生事某單騎馳往廉察仇怨所自起名其父老諭令栢親串之住內地者傳集訊騐取切結三百紙并帶曉事人數十名馳迓中堂文端摇將軍手曰吾故知君能了此事即集衆諭而遣之置告者於法沙民安堵揚城爨薪藉江蘆每束有定價以四時分温枯斤重亦有定數而文武各署爨薪皆取之柴店不給價柴賈赴扣斤重

色楪草蒲以為奸將軍既視事節制文武各署不得取官柴過柴店抽柴束折而秤之柴色斤重有不符者輙予杖而飭改捆將軍念柴束來自瓜洲柴苑而江防揚糧兩河廳承辦續道防風皆派柴苑輸工料歲賠累以萬計遂白文端罷其差文端感將軍言奏請悉裁革徐淮揚三府民料工需由廳員平購民困以紓揚州大旱故事禱雨無與於武職將軍素服至龍王廟長跪堦石上自暴三晝夜既大雨而堦石遂有兩膝暈揚民至今以為將軍至誠能穿金石也將軍累官至漕標中軍副將以漕運總督疏奇事華膴投劾解組僑寓於揚去官揚州時已十餘年日來馬

出天寧門登梅花嶺童兒戲於門者爭為控馬傳呼又十餘年以沒將軍之身將軍以乾隆五十五年卒至嘉慶十四年揚民思之不置籲請祀將軍於名宦祠既得

旨將軍之長子守清以鹽知事需次揚州先期作主而揚民舁羊豕祭主至排塞通衢不能行主既入祠揚民男婦又爭進香楮竟夕學宮門至不能闔揚民誦將軍之言曰官樂則民苦官苦則民樂以吾一人之苦易數十萬人之樂吾獨不樂乎將軍工詩善草書人爭弆藏以為祕玩揚州士人臚將軍之政績於公牘又文人學士為傳誌謌頌者不下數十百首大抵皆述其緝捕救火戢士愛民與武

勇無敵而已至其大節顧闕略不備余客兩江節署有光材官言之詭詭余詢驗公牘參以輿論紀其略如右使後世知將軍實通達人情治體之原而爲資格所限不得盡其才爲可惜也將軍諱雲上字秋齋姓白氏河南河內又次子守廉庚戌進士官合肥知縣以怫上官意罷職守清曾署餘東臨興場鹽大使所至吏民皆以將軍故稱其能守職也

高文端任兩江時將軍已爲漕標中軍文端納江寧謳者陶于節署有二子安徽巡撫廣厚吏部侍郎廣興時江寧布政亦陶姓認陶氏爲姑母文端遇之如內姪適

文端奉

旨兼署江西巡撫當往豫章調將軍署督標中軍將軍至即飭弁役不得從兩公子出署陶生辰布政率屬餽壽禮將軍率却之至期布政來祝將軍又拒之陶與兩公子御之甚文端返陶宛轉哭訴文端咲曰吾為卿不能管教兩子故煩白君卿不以為德而反憾之真是小家女不知大體也待將軍益厚及將軍乞病文端切責齕

漕督不能為

國家惜人材文端在兩江頗留惡聲然視此風度數十年曹誰為繼耶故附記以告觀者

贈余鍈香序

嘉慶辛未夏在都下吾友陽湖惲君子居為言新建有余君昂若字鍈香年少負奇才為詩文下筆輙數千言詭詭可觀采又能持鐵塑重十二斤上馬擊刺敍敍風旋不可止其意氣激昂差似吾子子居故罕所許可共言可信及丁丑秋乃識鍈香常劇談終夜因以徵子居之不妄嘆也然生才易而成才難才不用而使人咨嗟歎息易見用而能必成成而能與人相安安而可久為尤難夫才人負氣銳往遍讀古今書史抵掌論天下事若無可為者一試於政常苦紛更而易敗乃數經挫折又遂鍛鏈鋒鋩浮沉流俗

是故士無銳氣者平居事襲績剿竊以求悅於有司幸成獲而與人民社蘇齪昏瞀播惡釀亂不可爬梳其有銳氣者又以未閱歷而少成及其閱歷少久乃卒歸于庸容是天下事卒無有能理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守氣以恒而養氣以善悔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有物有恒未能遂言無過也見過而震悔以補之所以能遠於不恒之羞則東坡其人也東坡少年銳意天下事及其晚害（年）立論與少壯如出兩人然而其心乎濟世利物百折而不回者終始如一而晚乃彌蟄（執筆）觀其前後議論之殊蓋悔者屢矣然其用悔也在斟

酌事理之當否而一身之崎嶇顛躓不以介於其間此東坡所為深契周孔死咎之旨善用其悔而可為百世才人師法者也予齠齓時侍先君子受孟子問曰令天下內外官吏皆以讀書取科第皆讀孟子何不遵行其道而使貧富相耀宗族渙散耶兒異日若得一命以上持此以出其可乎先君子曰兒骨相非貧賤者然推此意與其必不容於流俗已然兒慎保初心毋為習俗所染然事變不常非一人聰明材力所能備知兒其慎之遂賜字曰慎伯謹拜受而心識之稍長讀東坡文益銳意欲任事而好言兵繼知善兵者必明農習法隨地諮訪察土穀之宜明山水之

脉乃集論自漢以來刑法諸書以迨現行條例推世輕世重之故以即於人情又恐今古異宜求官書讀之以窺本朝制作之盛粗有所得既蹭蹬無所設施又食貧不能治生乃遂轉依人隨時建議或獲聽信而施行時有窒礙則潛更暗轉以救不逮蓋亦屢有悔矣然自念大閑未踰雖叢謗集身幾至危殆卒未有蕩去繩檢辱先者是以屢困而守之不變不為士君子所棄子居長於予十五年其為人果健為文勁直為官剛介皆與世俗相違背更折磨者數四而不改其初廢幾成才者矣鏡香稚於予亦十五年相其意氣於子居為具體非予所能為役然未經挫折一

往奔救其歸不可不慎也予之得交於子居也以善悔而不誤用故自述生平以質鐵香鐵香以子居故不以予為誕妄其卒能有成而不負生才也則予所當與鐵香共勉以期無愧為子居之友斯可矣嘉慶廿二年九月廿八日

贈方彦聞序

吾聞子瞻氏之論文矣其論六一居士曰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使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犯顏納諫為忠其論范公正公曰公少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乃其出入將相迹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其論樂全先生曰公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一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成敗有驗於後吾又聞子瞻氏

之論學矣其告張琥曰冢富人之稼其美田而多其食足而有餘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其稼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是以學善者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其告吳彥律曰南人日與水居七歲而涉十歲而浮十五而沒夫沒者豈苟然哉是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使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則未嘗不溺故不學而務求其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是故舍禮義忠義是非成敗則無所言文矣舍文則無所言學矣舍學則無所言道矣然而世遠道喪以

剽字為學剽聲為文其上者乃能鈎稽名物刺鏤風雲止已則失要治人則無功師友謬說聰明錮蔽是故自任斯文之重若有根於性有成於習舉世競為俗學以求售其售者上得以行其欺罔下得以肆其朘削則共以為能而有人焉遺遠世俗自尊所聞言依於禮義心泯乎得失雖攖怒名謗以至於顛躓瀕危而不悔窮則守之以終而教誨其子弟達則拯此以往而惠保其黎庶其為文也則能究人情之極況於直道以上繼夫作者此根於性者也有人焉倡之於前而健者聞而慕之獨處則以古為師群居則擇善而執慎守其術積適所明不撓於勢利不惑於浮

議其既也以己度人而其理同以身體物而其心安故其
文亦能黜華言濟實用不悖於作者之旨而其達也可以
不負所學此成於習者也毘陵方君彥聞有志於用世之
道為吾友晉卿所推年三十名譽噪都下求舉輒不當於
有司近世之用人也驟士獲兩舉輒以試於政子瞻氏曰
學醫者費政之費人也甚於醫與其不幸而費人也毋寧
費時彥聞篤學而工文故稱所聞以告之並以質之晉卿
也焉

永康州知州方君壽序

世臣弱冠得交天下賢豪長者其敦行能文章強半皆常州人也今年又識方君彥聞於都下彥聞常州後起之尤秀已常州士人之爲外吏有政聲者推左君仲甫呂君幼心吳君禮石李君申耆魏君曾容世臣皆得交之禮石申耆曾容治行尤異與交亦尤歡唯彥聞之尊甫友槎先生宦轍較遠同人盛稱其治行而迄今未得謁先生以乾隆丙午舉於鄉起乙卯大挑以知縣籤掣甘肅歷知成禮平番三縣事擢靜寧州奉諱去官服闋起用改發廣西授永康知州所至皆有能名嘉慶丁丑六月先生年登六十彥

聞之友在都者謀所以祝先生而徵文於世臣時俗尚祝嘏之詞卒諛謾無足重世臣雅不為此然以十餘年思慕而未見之人得以一言自質其是非是烏敢辭蓋嘗論吏之失職久矣為吏而能舉其職者內則刑部外則州縣然州縣之所有事錢漕則丞主之案牘則簿主之緝捕則尉主之序庠則校官主人是故長官之職在興利除害勸課農桑激揚孝弟而已自長官以錢漕為利藪案牘為威權始盡奪丞簿之職至風俗之淳漓閭閻之安擾以其無利於己也而置之不問於是校官與尉之設始冗於胥徒汙於駔儈而州縣之本職抑盡廢棄已為其上者復專以錢

漕粲牘行其效核是以天下州縣千數幾莫有能言其職者也吏職廢而世道衰民之敦內行者則以為懦事力田者則以為魯其因事呼籲兇徒之所構吏役之所噬則常在焉唯長官之好文者乃能與浮華詞客相親近事唱詶外是則皆豪強武斷與官吏為市以漁牟吾民否則能挾持其短長者也民見良之被害而好之有寵風尚所趨可知也語曰視君長如父兄今父子異居兄弟相訟者徧天下長官反曰以為利其父兄之不知而况如之者乎是以一旦有急如當陽長陽曹滑之已事左右為仇敵盡室靡遺斯

國家何賴焉先生前攝禮縣時西北教匪充斥禮間於隴蜀為出入必爭之地賊首王三槐以數萬衆薄城環攻之匝閱月而民人固守城卒不陷說者以為先生有奇略然非其平時敦崇孝弟掊擊奸猾使民人鼓舞信服而得同其好惡焉能使之如手足捍頭目守死百餘日而無猝變耶先王既恥軍功之冒濫名不登於牘又不欲自張其績故所以致此者罕能言之先生性強項不肯剝下以媚上上游鮮有能善者以先王長於決獄他郡邑有疑難必飛檄調鞫以此得相容然言聽訟於州縣未已言決獄於聽訟則尤隘已閑先生吏事至熟而意氣不衰意氣者吾人

之所以能任事也然不換手上則民不可治其祝先生曰懋德脩而平乃意氣使得以盡舉長官之職而風示天下以為國家干城之衛者吾不於先生望之而誰望我彥聞即趨省永康其誦之以進觴於左右先生其亦然吾言也

送畢子筠分發浙江知縣序

子筠以教習期滿例得知縣籤掣浙江余滯迹都下於其行而告之曰知縣世所稱父母官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說之者曰豈樂也弟易也言君子以樂易為政故民愛之如父母樂之反也苦易之反也煩君子以苦煩為政則民惡之如盜賊所必然矣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說之者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有功是父母之行也呂氏曰聖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舉事而使人不可知是其心深恐人之知也是盜賊之行也近時州縣廉俸常不足

以抵捐款需次既無廉俸又群居省垣酒食徵逐人事所不能已其勢必舉人錢子毋相權歲時倍稱一旦得缺急償私債更有待聘之友閒暇過從導為不善甚至與友為市名曰包辦失足之後欲悔無從故世人呼初入仕途者為下爐言精鐵至此皆鎔化也故予以二言贈予筠曰儉曰勤儉則需次不舉人錢勤則蒞任不留民事難者曰子言誠是矣然廉俸不敷辦公又有攤捐伺應延友購募必不可省之經費其將安出余應之曰無野人莫養君子勞心者食於人今中縣率五六萬戶以父母自居則此五六萬戶皆子孫也天下有五六萬戶之子孫而不能養一父

毋者乎以盜賊自居則此五六萬戶皆事主也天下有五六萬戶之事主而不能捕一盜賊者乎世之為吏者固不勞心心為民而勞則近於父母矣心為己而勞則近於盜賊矣史公有言廉吏久久更富吾足迹半天下見吏之歸於富者大皆抵近廉者也子篛勉之矣

議刑條答

嘉慶二十五年夏刑部尚書韓公諭飭司員將現行律例中有未安者各獻其疑以憑奏明修改時滯迹都下刑部諸君來問者十餘人各爲條議數事其呈堂蒙采錄與否不可知是年仲冬集錄各稿删併具於篇

律載夜無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已就拘執而擅殺傷者減鬬殺傷二等竊謂此夜無故入人家内即例所謂圖姦未成罪人也何以明之諺言夜無故入人家非姦即盜然竊盜已行

不得財笞五十而此律杖八十比已行未得財之竊盜罪加三等是此條之非盜也明甚查和姦律杖八十既有圖姦之實迹故迹以姦罪科之然律不云圖姦未成罪人而云夜無故入人家內者蓋姦者人情之所深諱其姦既未成婦女之有約與否不可知君子不欲深求以傷良家之心故科以姦罪而諱其姦名入于盜賊門者仁厚之至也議者不能深明律意乃於殺死姦夫例內續增殺死圖姦未成罪人無論本夫乃本婦有服親屬不問登時事後殺死者均照擅殺問擬絞候及婦女拒姦殺人除登時勿論外其

拘執後疊毆致死係姦誆照擅殺減一等擬流係強姦再減一等擬徒兩條應請於本律下增注云若白日入人內室圖姦有確據者同論而删殺死姦夫例內之續增兩條以免參差

縱容妻妾犯姦律載用財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婦及買休人各杖一百婦人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若買休人與婦人用計逼勒本夫休弃其夫别無賣休之情者不坐買休人及本婦各杖六十徒一年婦人餘罪收贖給付本夫從其嫁賣妾減一等說者因本律注有因姦不陳告而嫁賣與姦夫者本夫杖

一百姦夫姦婦各盡本法之文遂謂此條並非圖姦
凡民間以本夫不能養活嫁賣其妻者皆科賣休以
致嘉慶十六年有山西趙姓買娶有夫之妻為繼妻
而繼妻謀殺姑及夫兩命援引買休離異仍依凡論
之案竊未買休賣休若非有姦在前自當入嫁娶違
律之門且夫妻相守人之至情或以貧難飢饉離散
逃生任教養斯民之責者方當引以為愧至小民力
不能依禮聘娶買妻以圖宗祀者揆以情理又豈能
齊以一切之法是尋常因貧賣妻之案不得指為買
休賣休斷無疑義又律載強占良家妻女及妻背夫

在逃自嫁皆坐賣休買休人用計逼勒情同強奪婦人用計逼勒罪浮逃嫁何以罪名懸殊至於如此詳繹律意和姦姦夫姦婦各杖八十姦婦從夫嫁賣願留者聽若嫁賣與姦夫者本夫杖八十婦人離異縱容犯姦本夫姦夫姦婦各杖九十婦人離異益和同相姦必瞞本夫至於縱容必係姦夫姦婦多方術誘以致本夫利其資助故比和姦皆加一等至於買休賣休姦夫戀姦而圖奪姦夫婦戀姦而弃夫本夫始財利財縱容後遂以妻歸之故又各加一等和姦律內嫁賣與姦夫止杖八十而賣休則杖一百若益彼係

此時識破此則縱容已久恥無更甚故加之也其通
勒賣休因有縱容前在開門揖盜孽由自作故買休
人及本婦之罪止科輕徒也然律不云姦夫而云買
休人若姦稱以姦夫則本法止杖八十此重在買休
故稱為買休人不得以文無姦字遂疑其非因姦也
且律目已明言縱容犯姦已然縱容律皆離異何以
通勒賣休仍給本夫嫁賣而不坐本夫以賣休之罪
蓋為愚懦小民内不勝姦婦之刁悍外不敵姦夫之
豪強迹涉縱容情實隱忍律言別無賣休之情者謂
平日並不利其資助故俯念愚民之隱衷而免其科

然本夫既已知情則買休人仍本婦自得概從輕典
本夫初本於迫脅終不利其資助是與實心縱容若
有間故婦人仍給本夫然止聽嫁賣不聽願留可為
仁至義盡者也查例因隨時整飭故輕重多與律殊
律注皆為申明律意而補其不備唯此注與和姦律
文歧出致滋疑竇應請從刪
律載犯罪得累減之條原指案犯內為從自首公罪
遞減之類而言因而犯罪減等發落而又遇赦者亦
援累減之條以次遞減故鬥殺例擬絞候自非情近
於故皆得歸入緩決及邀

恩免句計年減流減流之後若遇
國慶及清刑雨澤愆期等曲赦又得以次減徒其遇
大赦者徑得援免而死者之子有於赦後相報復者
以故殺論斬永禁本為廣
皇仁而重
國法豈容更生他議惟人子之於父仇義不共天兇
犯遇赦即還本家近在目前情難昣忍查唐以前有
犯遇赦避仇千里之制所以下體人情上尊禮敎竊
謂鬥殺入緩減流之犯已得全生若遇小赦不必更
援累減遇大赦即就配所湔除為民其未減之前遇

大赦者即免為民而遷徙之若死者之子孫至遷徙之處仇殺者仍照現行事例科以故殺若遷徙者乘間逃回遇仇戕害仍應查照殺死罪人本律量加辦理庶足以伸孝思而警兇黨至歷朝赦典原為滌除近乃加記冊檔赦後再犯加本罪一等是本為滌除而反增疵纇義無所取至徒犯以上援免遞籍而經過官司仍行收禁尤為本末不稱俱應請改

律載妻妾夫亡改嫁與舊舅姑有犯姑與舅姑同奴婢與舊家長有犯依凡論注云妻妾被出及奴婢贖身者皆不用此律竊謂婦人從夫故事舅姑如父母

徒以義重也夫亡改嫁已自絕于前夫之家因其絕
也不出於舊舅姑之意故未便同轉賣之奴婢竟依
凡論然議刑必與禮相權輕重古禮婦為舅姑服與
同居繼父相等繼父不同居則服三月今婦服改為
三年而舊舅姑則無服衡其情義與異居繼父同科
已可明其風分古人為舊君制服三月而舊君無禮
者則不服律注之所以謂被出不用此律令贖身奴
婢既另有專條改科輕與應請增修例文妻妾被出
及夫亡後由舅姑適嫁者同凡論其由婦人自願改
嫁而舅姑依禮主婚者與舊舅姑有犯依繼父法

白晝搶奪例載凡總甲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為由毆打平人搶奪財物者除實犯死罪外犯該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發邊遠充軍再犯發原搶奪地方枷號兩個月照前發遣詐稱內使等官例載凡詐充各衙門差役假以差遣體訪事情緝捕盜賊為由占宿公館妄拿平人及搜查客船嚇取財物擾害軍民犯該徒罪以上者無論有無簽票枷號一個月發近邊充軍若審係捏造簽票執持鎖鍊所犯本罪未至擬徒但經恐嚇詐財者即照蠹役詐贓一例問擬仍各加枷號一個月未捏有簽票

止係口稱奉差嚇唬若杖罪以下亦加枷號一個月發落若計贓逾貫及雖未逾貫而被詐之人因而自盡者均擬絞監候拷打致死又嚇詐忿爭毆故殺被詐之人者均照罪人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為從各減一等如假差有偽造印信批文或以捕盜搶奪傷人按律應擬死罪者仍各從其重者論若被詐之人毆死假差者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謹查恐嚇取財例載凡惡棍設法糾衆繫頸謊言欠債逼寫文券者不分曾否得財為首斬立決為從絞監候又載兇惡棍徒無故生事擾害良人 發極邊足四千里又白

晝搶奪律載白捕罪人因而竊取財物准竊盜論又
例載出哨官兵乘危撈搶照江洋大盜例不分首從
斬決梟示又強盜例載捕役兵丁為盜均照為首律
斬決造意者梟示各等語推原例意凡以棍徒糾黨
横行公入挾勢滋擾不得不加重懲辦以安善良彼
此參觀竊謂此二條尚有應行修改移併之處其止
口稱奉差相機嚇詐未經得財即被捕控到官者應
分别有無假印照詐偽律辦理若其黨勢横狠平人
被其嚇唬出財買安即使贓數較少必係貧難無出
核其情罪實與無故生事擾害之棍徒無異似難比

句捕罪人因而竊取之條計贓科罪必入杖徒方知
加重又蠹役詐贓皆施於有事之人與此平空設計
者迥不符合若至排闥圍屋將平人鎖相拷打逼索
搜搶是則與惡棍之繫頸逼券事理無殊比強盜之
捆縛嚇禁情形一轍況強盜雖為閭閻劇害然猶自
居匪徒而目人為事主此則轉目事主為盜賊而自
居捕人又強盜之來本家悉力拒守鄰佑例得協拿
此則以搶劫為營業以緝捕為屏翳本家戰慄鄰佑
屏息及至識破機關業已身嬰桎梏甚至將至荒僻
拷逼扳引明目張胆按户搜括害徧愚懦既多畏累

而呑聲偶逢暴露又得倖邀乎輕典是此以其案件所在時閒水鄉尤甚似宜準情變通從嚴懲創至於被害之人有與爭毆遂斃者應核明死者情罪查照致死兇惡棍徒及本犯應死而擅殺與格殺各律例分別辦理以昭公允而垂炯戒仍應以類相從分纂於詐偽恐嚇強盜各門以免牽混

威逼人致死律載凡人杖一百若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推原律意惡其以罪人而敢為強暴以至害命故重其法而本條例載凡與婦人並無他故輒以戲言覿面相狎致婦女羞忿自盡者擬絞監候其

因他事與婦女口角彼此詈罵婦女一聞穢語氣忿輕生及並未覿面止與其夫及親屬互相戲謔與村野愚民本無圖姦之心出語褻狎婦女聽聞穢語羞忿輕生者並杖一百流三千里查覿面相狎有近因姦而事殊威逼致斬同為死刑已屬不符律意至彼此詈罵以下三條與姦無涉而從死刑量減尤為未允謹按律文姦盜同科而竊盜例載竊盜逃走事主追捕失足身死及失財窘迫因而自盡者如無拒捕傷人及贓重積匪三犯各重情照因姦釀命例杖一百徒三年然檢查姦律則因姦釀命擬徒之條實無

明文良以屢次因案加重將本例刪改無存查現行條例惟本夫及各親屬捉姦非登時殺死姦婦者本夫問擬滿徒親屬各按服制本例減一等姦夫俱擬滿徒其本夫登時殺死姦婦則本夫杖八十姦夫擬絞親屬登時殺死姦婦則親屬擬滿徒姦夫擬滿流夫立法以懲奸固不不可市恩以縱惡又豈可深文以罔民世輕世重實異祥刑和姦本律止杖八十今例加為滿杖枷號然去滿徒相差五等其殺死姦夫分别登時非登時相懸至遠者原於維風化之中仍寓重民命之意至殺死姦婦登時非登時止宜於殺

者分親疏別輕重姦夫同一因讓姦命再行區別於義無取姦婦同係罪人殺者既得減科姦夫何緣議抵雖未便竟同止殺姦夫之姦婦僅科姦罪擬以[illegible]且實足蔽辜若云本夫登時殺死姦婦止杖八十不同事後杖徒故重姦夫之法然不聞兩徒可造一殺也應請修復因姦讓命本例凡有獲姦止殺姦婦者無論本夫及其餘親屬不分登時事後姦夫概擬滿徒以歸畫一至調姦未成而婦女捐軀明志例准旌表所以勸節而狂且始念實不及此竟與擬抵似近過當若謂貞婦無辜殞命不得與失身之婦被殺同

科則事主追賊失足豈云自取况彼盜已成而此姦
未成同擬杖徒何疑輕縱應請凡有姦圖實迹但不
至於强暴者概坐滿徒其僅止覿面相押並無手足
勾引挾制窘辱者比例量減至並非覿面止與其夫
及親屬惡語詬誶與愚民出語褻狎本無圖姦之心者
皆當比引威逼正律科以滿杖其因事互相詈罵者
則肇依醉釀命杖八十凡罪止擬杖者其輕生之婦
女正所謂感慨自殺計畫無俚毋庸一體議擬旌再各
例內有比照某例治罪而本例已經刪除者甚多意
為高下殊非明昭法守之道應請於各條律文後先

纂本例中明例目使以後本條或別條比照之文皆有依據其事犯相似而摽出各條罪名間多出入亦宜先將罪同者修於前爲正條而將隨人殊科之處分晰聲明於正條之後務使詳盡若本例實有未可復用之處則將比照之文查核刪除以免疑竇

張琴舫傳

張琴舫若吳人也世居胥門之新橋名二官入都中三慶部習梨園更名才伶字琴舫色藝為一時冠有富商召侑酒強狎之琴舫罵曰他人皆欲誑若錢物吾不欲誑若錢物若何敢妄誕無禮義商怒命家丁毆之幾斃商之姻戚某馳救乃得脫自此始專意學枝

余識琴舫時琴舫已弃其業欲還吳中訪名師益精所學余為書介之吳中女俠姜翠橋姜年老而子不肖盡以所能授琴舫見琴舫家居艱苦以洋錢七百贈之琴舫力辭不得命後二年姜以訟破家琴

舫歸其原物封識故宛然也琴舫學既成復入都有謁選知府孫姓琴舫業梨園時舊識也許贈以五百緡回南取眷口孫既籤掣得廣信遂悔約僅許攜之出都既又不為具車馬琴舫自賃轎車同發及山東舊縣巨盜數十人環孫之三妾將括其裝琴舫馳前奮擊仆其渠羣盜驚走復隻身力追刃傷右足背乃返孫既免於難重舉前說而琴舫遂兼程獨行不復與孫相見湖北彭姓者以技擊　授受命都下稱彭師傅有公子從學頗傳其技公子在江淮間遇琴舫曰聞彭師傅困於都殆及凍餒我一時倉猝若入都

為我舉子錢給其居處衣食以俟我時嘉慶廿一年十月也琴舫至都彭負累以已數十百緡琴舫乞假清旦夕贍給明年夏彭辭琴舫曰以若之貧為我又增重負公子來而如忘今又已去我困命也豈可常以相累琴舫不可卒貲之廿四年天津同知某禮琴舫為緝私琴舫曰官府欲捕販私耶抑捕商私耶所惡於私鹽者為其漏國課也而商之私數十倍於販以豪富為此比之窮民肩挑背負貿食者情罪相百若利官府之財帛助奸商絕貧民謀生之路某雖賤人不忍為此也同知大慚而罷京營遊擊某慮知而

城有賭窩不受捕詔琴舫不可遊擊曰子矜勇何怯耶琴舫曰非怯也賭者人情之所常有官府此舉徒爲邀功計耳若廉知叛匪所在雖千百人某願以一身先試其鋒上報踐土食毛之恩下以湔除門戶安能爲官府捕賭耶琴舫性沉毅以居賤業吐詞常委婉然必自達其志余識琴舫久其知事頗詳纖悉不具論論其大而余所深悉有徵驗者廿五年七月十七日乘馬出前門馬驚而墜遂斃於道年三十歲在都娶於唐其母在吳未知也又聘于胡胡舉一子當琴舫之不祿也子年始四歲道光二年余至都詢其

家室似姊相守以撫稚孤庶乎能不負琴舫者
包世臣曰孟子重良貴其不信矣乎君子喻於以義小
人喻於利喻利則賤而喻義則良與近世良賤之說
也益殊以余所聞乾隆四十八年山東巡撫國泰以
贓被逮御大夫故與善交者皆詆詬以自飾惟所厚
舊伶太平追隨至都破裝為治後事嘉慶十四年侍
郎廣興以贓被逮發將故吏莫顧問惟所厚舊伶吳
人陸雙全旋詣獄治棺斂二子外遣眾妾家食陸皆
為部署所費累萬冒重險而不避嘉慶十八年滑縣
之變有湖北流妓名玉珍者姊妹三人為賊所掠欲

以為偽妃俱極口罵賊備楚毒而死徐如意者吳人居因果巷嘉慶十七年六月有兄而其父死其兄欲領棺於同仁堂如意年十一號泣曰豈有有子三人而使父眠拖棺者乎乞賣我以葬父遂指身假錢三十千舉葬葬畢賣於優販入都中春臺部改名富伶二十三年余在吳知其事其明年至都訪之聞其母病目甚以年未滿不得歸泣血潸潸今之董永也曹文瀾者字春江亦吳人年五十許以教優為業攻八法三十年下筆洞達有廉悍不可犯之色都中善書者莫能先居恒手資治通鑑一編然絕口不論今古

事往昔秉翟執簧之流亞已余往來都下十數年所見所聞能皎然不欺其志成行誼可紀述者多世之所謂賤人也哀哉

庚辰襍著一

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道政齊刑民免而無恥道德齊禮有恥且格孟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人能充無穿窬及無受爾汝之實而義不可勝用未有義而後其君凡以恥者人所共受於天懥於心則為恥見于事則為義人而無恥惟利是趨無所不至是故吏無恥則營私而不能奉令士無恥則苟且而不畏辱身民無恥則游惰而敢於犯法然而民化於士士化於吏吏治汙則士習壞士習壞則民俗漓古今一理未之有改先聖昔賢未有不兢兢於有恥者也

令富民出貲財使人司貿易而其人乾没其息侵吞其本
則無以自比於人不見容於同業而吏收錢漕既已恣欲
浮取又復任意虧空至於襍項錢糧征而不解尤爲習常
而皆恬然不以爲怪人亦莫有非之者是恥之亡於吏者
一矣窮簷匹婦而有外私則爲族里所鄙弃爲吏而市獄
與婦人外私無異也而市獄者相環恬然不以爲怪人亦
莫有非之者是恥之亡於吏者二矣士民家用傭工而所
傭之人不能供其役則自行求去爲吏而不明吏事以曠
其職守與傭工不能供役無異也然内而六曹外而郡縣
居其官而不能舉其所當有事者蓋比比已又恬然不以

為怪人亦莫有非之者是恥之亡於吏者三矣貧民無行而為穿窬則齊民莫與若居處夫通天地人之謂儒爲士而僅注意於記誦摹擬以博科第已為僥倖至於科場舞弊則與小民穿窬無異也而懷挾冒籍倩鎗手打關節恬然不以為怪人亦莫有非之者是恥之於士者四矣凡是四者皆為爭利利心勝則恥心微是故利者義之反而恥者義之源廉恥不明則禮義路塞吏與士如此且何責於齊民乎是故游惰多而奸宄出大則結會聚衆抗拒長官小則挾詐健訟魚肉良民甚至殺父兄托鬼魅惡逆不道所在而有推厥從來皆由無恥漢陳寔為鄉里判曲直人

曰願受官刑不為陳君所短盜牛者為王所得盜曰刑戮
自甘乞不令王彥方知可見恥之為用原不絕於人心以
陳寔王烈尚足化其鄉人又況
神聖御宇感天不旋日而風行草偃者乎孟子初見子思
問治民之要子思曰利之而已孟子曰聞仁義不聞以利
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是故賞罰者為治之大柄令
少民犯義者則加罰而行義者未獲賞是未使小民得仁
義之利也善為國者使民之趨義者既有令名而又得行
義之利驚利者其名既不義而復得不利之實是故民之
趨向有定風俗日厚而刑措可期也恭維我

皇上登極之初，即勅停捐例，又
命內外大吏，將捐班嚴行攷察，罷進獻、貨獻、欠數至不貲
且復躬自厚而責人薄，
俯念外官廉俸不敷辦公，
飭大吏確查向來陋規之不至病民者，明以予之，使君子
受野人之養而可無媿於其心，無患於其後，直省臣工共
見
聖心之賤貨貴德，慨厲興起，循義者日增，其修放利者立
改其行，
作人之化，固其計日而成矣。然捐班未嘗無人才，即有不

志市道存好官多得錢之見者其為害於地方猶小惟有
錢即可以得官使民心日趨於爭利而害及廉恥者實大
竊謂
國家設立科目求服古之士以備入官之選而貢監一途
名為俊秀本以待民之秀異者使入太學以造其才故其
章服與舉人生員無異然常例報捐之人未必盡係俊民
至於捐職文自從九以至道府武自千把以至參遊少者
僅數十金多者一二千金朝珠蟒服遽同真官銜耀閭衢
人不見德而但見貨其農民力耕以奉公上若雖內行修
於家自好聞於鄉里若報捐無力則窮老岩穴無異齊民

國家旌表之例須有奇節其僅修庸行者不與且表異即
及其門而章服不加於身夫好榮者人之至情誠恐山野
小民聞見僻陋於
皇上賤貨貴德之實政未能周知尚無以革其好利之習而
動其有恥之天嘉慶十八年籌備經費案內大臣查覈每年
常例不過二百萬兩本年恭逢
恩詔開復文武官處分又奉
特旨公過不罣升調則捐級者較少想尚不及前數涓埃
之項於國計曾無增損若蒙
皇上俯念風俗至重標準攸關停止常例仿西漢孝弟力

田之科修復
世宗故事而變通之、
飭直省大吏、轉飭州縣、實力訪求農民中敦篤力作數十
年不入公門、行誼為族里所稱者、分別詳請
題咨、量給職銜、其選不必太精、惟務善善從長、拔十得五、
使足以勸誘而已、從前報捐之職員貢監日少一日、而孝
弟力田得舉者日多一日、小邑下鄉皆知矜式、則齊民深
信非篤行勤農莫可仰邀榮寵、父兄教而子弟率、莫不鼓
舞振作、以求無忝於
聖人之氓、其有莠民亂化、則有司以時鋤而去之、或有至

行異材且可上膺不次詩人所頌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誠不以富亦秖以異諒如是矣蓋商賈出貲以得爵命則利操其權農民積善以得爵命則義操其權利有權則邪慝並興有義權則忠孝踵至數年之間貴德之俗成官吏士民共以孳孳求利為恥不以不若人自安將見罷民不能齒於鄉黨士不能齒於學汙吏不能齒於官為民者共戒游惰以盡地力為士者共勵名節以求實用為吏者共究利弊以卹民隱

朝廷舉其大綱封圻張其群目郡縣奉行如指利無不興害無不除於變時雍唐虞可以復見尚何教匪之足憂盜

賊之待緝哉又况吏以虧空爲恥民以抗欠爲恥正供所入必能年清年款比較近年所增且不止每年二百萬而已也耶。

庚辰襍著二

帝典曰敬授民時周公曰予其明農知稼穡之艱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五穀熟而民人育文王視民如傷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聖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而民無不仁百畝之糞上農食九人下食五人人事之不齊則收成相懸如此是故聖王治天下至纖至悉莫不出於以民食為本生之務盡其道而不敢使有或耗者也黃帝始制幣以通民財書曰惟金三品懋遷有無生民乃粒今法為幣者惟銀與錢小民計工受值皆以錢而商賈轉輸百貨則以銀其賣於市也又科銀價以定錢數是故銀少則價高銀價

高則物值昂又民戶完賦亦以錢折銀價高則折錢多小民重困是故銀幣雖末富而其權乃與五穀相輕重本末皆富則家給人足猝遇水旱不能為災此千古治法之宗而子孫萬世之計也

國家休養生息百七十餘年東南之民老死不見兵革西北雖偶被兵燹然亦不為大害其受水患者不過偏隅至於大旱四十餘年之中惟乾隆五十年嘉慶十九年兩見而已宜其年豐則人樂旱乾水溢人無菜色然而一遇凶荒則流離載道屢受豐年而農事甫畢窮民遂多拜日而食者何也說者謂生齒日繁地之所產不敷口食此小儒

不達理勢之言夫天下之土養天下之人至給也人多則生者愈衆庶爲富基豈有反以致貧者哉今天下曠土雖不甚多而力作率不如法士人日事佔嗶嘗病鄙弃農事不加研究及其出而爲吏年侵所及太略農民尤受其害故農無所勸相率爲游惰西北地廣則廣種薄收廣種則糞力不給薄收則無以償本東南地窄則弃農業黄工商業工商則人習淫巧習淫巧則多巧浮費且如兖州古稱桑土今至莫識蠶絲青齊女紅甲天下今至莫能操針線西北水利非不可修舉而數百年仰食東南其利弊固皆歷歷可數然沫易更僕况吏非素習亦難猝辦請言近日

本末並耗所以致民窮而不能禦災之故一曰烟耗穀於暗二曰酒耗穀於民三曰鴉片耗銀於外夷先分晰詳指其弊而後陳救弊之法烟出淡巴菰國前明中葉內地始有其種數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則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牽算每人每日所費不下七八文十口之家終歲吃烟之費不下數十金以致各處膏腴皆種烟葉占生穀之土已不為少且種烟必須厚糞計一畝烟葉之糞可以糞水田六畝旱田四畝又烟葉除耕鋤之外摘頭捉蟲採葉晒簾每烟一畝統計之須人五十工而後成其水田種稻合計播種拔秧蒔禾芸草收刈晒打每畝不

過八九工旱田種棉花豆粟高粱每畝亦不過十二三工是烟葉一畝之人工又可抵水田六畝旱田四畝也凡治田無論水旱加糞一遍則溢穀二斗加做一工亦溢穀二斗以種烟之耗糞與耗工聚除之則其耗穀殆不可計算不僅占生穀之土已也且驅南畝之民為做烟打捆包烟者其數又復不少至各處開烟袋店舖烟袋頭尾大抵銷青黄銅鍛為之制錢十文重一兩而好銅每兩則值制錢二十餘文故雖嚴法不能禁沮壞錢法此宗最大且做工之人莫不吃烟耕芸未幾坐田畔開火閒談計十人做工止得八工之助其耗工又復無算減穀亦無算所謂烟耗

穀於暗者其樂如此古之用酒有三以成禮以養老以養病非此而用酒則謂之荒酒尚書酒誥言之最切竊謂周公以忠厚立國明德慎罰而群飲者即執拘以歸於周似乎太苛自往來吳越齊豫之郊見荒郊野巷莫非酒店切倚悲謌莫非醉民然後嘆周公立法不為過當嘗以蘇州一府推之而知酒之為害不可勝言蘇州共轄九縣為天下名郡然合九縣之境南至平望壯至望亭西至廣福鎮東至福山截長補短不過方百七十里名城大鎮山水所占五分去二得產穀之土方里百三十里每方一里為田五百三十畝方百三十里共計田九百十萬畝蘇民精於農

事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抵米五斗當歲產米二千二三百萬石蘇屬地窄民稠商賈雲集約計九屬有人四五百萬口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是每歲當食米一千四五百万石加完糧七十萬石每歲仍可餘米五六百万石是五年耕而餘二年之食且何畏於凶荒然蘇州無論豐歉江廣安徽之客米來售者歲不下數百万石良由槽坊酤於市士庶釀於家本地所產耗於酒者大半故也中人飯米半升黃酒之佳者酒一石用米七斗一人飲黃酒五六斤者不為大量是酒之耗米增於飯者常七八倍也燒酒成於高粱

及大小麥高粱一石得酒三十五斤大麥四十斤小麥六十餘斤常人飲燒酒亦可斤餘是亦已耗一人兩日之食也以蘇州之稠密甲於天下若不受酒害則其所產之穀且足養而有餘其他地廣人稀之所可知所謂酒耗穀於明者其弊如此鴉片產於外夷其害人不異酖毒故販賣者死買食者刑例禁最嚴然近年轉禁轉盛其始惟盛於閩粵近則無處不有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吃鴉片者不下十數万人鴉片之價較銀四倍牽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銀一錢則蘇城每日即費銀万餘兩每歲即費銀三四百萬兩統各省名城大鎮每年所費不下萬萬近來習尚奢靡

然奢靡所費尚散於貧苦工作之家所謂楚人亡弓楚人得之惟買食鴉片則其銀皆歸外夷每年

國家正供并鹽關各課不過四千餘萬而鴉片一項散銀於外夷者且倍差於正賦夫銀幣周流鑛產不息何以近來銀價日高市銀日少究厥漏卮由於此況外夷以泥來內地以銀往虛中實外所關匪細所謂鴉片耗銀於外夷者其弊如此烟酒耗本當鴉片耗末富既悉其弊則救之不可無術烟本非例禁農民種之商賈業之若驟加禁絕則商民並受其累而胥吏訛索之後繼以包庇必至立法不行惟有預飭大吏徧行愷示假如甲年下令則乙年禁

種丙年禁賣其甲年所種之烟仍可收利乙年遵令改種他穀於農民耗無所損甲年所產之烟不過足供乙年之賣商賈漸收其本改營他業於商賈亦無所損凡植物一年不種其子即不能生禁之之法不必科以重罪但令犯禁種賣者他人取之無罪則此自絕耳禁絕之後以種烟之土種穀又分其糞與人工以治他畝穀之增者無算矣廣設燒鍋本在例禁今但加嚴禁民間不得私釀本係兩漢唐宋相承之舊法且專為民間惜穀而杜飲食之訟出

聖人愛民之誠與天下共見豈復有所格碍然釀酒皆在深宅非如種烟之於田野若司事者奉行不善誠恐徒多

驛騷於實事反屬無濟必各直省院司大吏皆得人率其所屬盡心民事上下相孚之後乃可議行此政也鴉片之禁已嚴而愈禁愈盛以中其毒者則難以自止而司禁之人無不早中其毒又復得受肥規即再加嚴法終成具文此物內地無種但絕外夷囬市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貨皆非內地所必須不過各海關少收稅銀百餘萬兩而已國課雖歲減百萬而民財則歲增萬萬藏富於民之政莫大於是說者或以為囬市已久而驟絕之恐生他變試思前明寸板不許下海其令行之百餘年並無海患後遣使西洋求寶玩乃有倭寇究之為大患者則內地奸民汪徐

之乱藉倭名而非真倭也或外夷必須內地茶葉大黃之
屬則現今寶蘇局採買洋銅例准商人携內地不禁貨物
赴彼回市仿其法而行之外夷亦無詞矣
大聖斷於中明與智有遠識之大臣熟商而行之天下臣
民曉然共見
宸衷之眷念民天天所助者順人所助者信民皆左褔士
學為長吏求之知依風雨時節庶草繁蕪斗米三錢行千里
不齎糧之盛可翹足而待也

書丙知州事

嘉慶中吏部以杭州庶吉士趙鉞為溧水縣知縣其父至署鉤稽擱獄甚遂欲速解其父為書致友汪孜白批頰而止通省莫不聞邑人有徐氏子好博而蓄竊其母告官收繫之數月邑有竊案縣甚急捕人白非得徐氏子為線不可獲鉞出之許以獲案則釋歸案果獲知縣釋徐氏子鄉人公呈以為必釋徐氏子且殺母鉞不聽未幾徐氏子竟毆殺其母鉞護前不受理棄延三載至嘉慶廿五年四月邑民不勝憤共縛鉞於輿中舁至知府署曰還汝好官知府懼遽曰太府雖出省有譴罷在民又輿至布政使司大堂

置而去鉞故自結於大府撤署者按學使唐仲冕竟
其事遂抽改文案依違奚殺父毋律擬緩覆大府
大府撤之還任鉞入謝諭曰吾計政躍耳若推必不
保其靜候握任是年冬即薦為泰州知州而君之
曰以積深於民情愛戴江寧一巨紳在都聞即拊笑
曰戴則有之愛則未也矣大府出考司詢核于得五矣
出書吳寓高梁湖之嘆曰此有故實乾隆末吾江西有
知縣祖逆子為人含賂所訐調省質訊案既結椿檄
回任縣民共閉城乘埤擲瓦石不得入遂回省大府
乃擢之知州

與秦學士書

易堂先生學士閣下日昨紀綱傳諭以閏門寫節母碑故十許日未能相過伏蒲所言進止非所敢請然朱君殆必大用毋輕言出都以誤彈冠之慶云云以世臣之違世背俗非閣下固莫能如是垂意推挽者然惜閣下終不悉鄙懷未敢默默伏惟聰察閣下甫抵都握手絮語以為方今通達治體精熟吏事激揚人材無如吾子所知勤民著績有顯迹可理若輩以告我世臣比薦廣東知府羅含章能與溝洫甘肅知縣周嫌能興機杼漸墾降調筆帖式和書能持大體

新擢授四江巡道朱爾賡額能任艱鉅閣下言朱君功在河南而被傾陷吾所深知又吾子之舊居停也其餘三君何以見知吾子 世臣謂和君素聞其仕東聽時事伉直有風骨月前過于友人所與作劇談識力具有本末羅周皆不相識其政事彰著有徵是在閣下者以人事

君非以樹德 世臣舉爾所知又豈有他意哉 世臣自十二三歲時即慨然有志于用世不肯枉己以端其基迄今年逾強仕讀先聖之書通今時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驗風土之淳磽凡以為吾儒分內事自求為

可知非以干祿若謂世臣詩文追蹤先正難期弋獲非出于薦舉不可此非知命者之所慮也退之有言豈能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世臣所學雖未敢料看退之然較其所得亦頗有不後古人者何必與南山朝隮若流比哉自嘉慶庚申至乙丑六年之間大興朱文正公手札十數招取入都而世臣株守不行戊辰之夏覺羅長文敏公專摺保薦力辭始已辛未之秋以不欲登百文敏公剳牘成隙皆閣下所素悉也豈有今日反欲因緣閣下推朱君之轂以為進身地步者乎如謂朱君習河事受之世世非得

裹理未必有功此又不然朱君如不能獨任河事若則 世 臣為妄言况從前在南河與朱君相處河事之外三省巨案及興革事宜百文敏悉委朱君朱君專倚 世 臣感其相知之深治文書常至分夜近年精力衰耗不復堪此朱君若果起用勢不聽 世 臣他去是以必欲先決歸計昨已就江蘇提刑誠公之聘五六日後便發南轅人生但期有益于世百身雖不顯而所言得行蒼生實受其福夫復何憾且草稿百卷多切世用正欲發篋刪潤寫定副本果有名世必來取法又何忍厚自菲薄貽後世君子之指摘正以人廢

言此即自去年九月至今前後所與閣下論說及代
屬辭事如公私異指以防猾吏題奏一槪以抑權臣
刑兵之公費宜設西北之水利當興鹽法宜飭以防
患攤捐宜禁以敎廉節讀邸鈔多見施用但恐有司
奉行不力又或潛植根株以養與藪耳若覆奏時區
畫未善原議官置不問是近日給諫陋習原其初意
不過以一紙塞責本無心於國是閣下以師傅之尊
當
聖主之篤念舊學虛懷要聽斡旋機樞千載一時而
云進止非所敢請豈所望于蕭傅耶古大臣諍議條

畫至藏至三舊之良史閣下讀之其以為固執足見
乎盍愛君之心發于不能自已也前呈漕事一書所
關至鉅若仍僅以上達畢事畫地而守則不如已其
矣耳屬于垣閣下不能自堅外人測其淺深將必十
議十畝日後雖欲求進一言而不可得時乎不再毋
令異日有寶山空手之悔天下幸甚吾道幸甚束裝
匆匆十一日當踵辭是日請必相待然亦恐急促不
能盡意故先此覆布惟鑒察道光紀年三月八日世
臣再拜

胡肴峰詩序肴峰原名梅晚更名量長洲人

肴峰年十九題詩于虎邱石壁為朱筍河先生所見遂招携入都筍河為風雅宗天下名流出門下然常曰妙才黃仲則奇才胡肴峰故都下言詩必推黃胡肴峰博學無所不通尤精于史氏而喜言兵明史館方開求熟明事者大學士王文端公劉文清公合詞延肴峰而肴峰斥王氏明史稿為穢書非事實敲正數十百事二公不能從遂佩櫜鞬躍馬從吉林將軍出關洎入都而廷議裁革巡臺御史肴峰走告二公曰果爾則臺諫必叛卒有林爽文之變肴峰既困蹭

筍河言于陝西巡撫畢宮保使同出都而箸峰一見即勸其速回陝閱兵練標下以備回民宮保以為妄謝罷之旋陝不數月而回民叛宮保大驚專弁入都招箸峰其客曰箸峰語常丧氣聞者輙不祥遂止箸峰乃從孫文靖至雲南安南之役文靖不用其謀箸峰怒絕仍入都而潮湖南議改折收苗有而箸峰曰吾素和湖南官吏遇苗民無狀徒以懷

朝廷恩德耳若必改布稅則苗民立叛當事聞者目笑之未幾苗果叛兵皆集苗疆川楚教匪乘虛起兵事連者且十年箸峰既不用于世益使酒作為歌詩

然疎懶不錄副所至輙散失嘉慶辛酉始相識于揚州市上肴峰頭白且童禿行裝惟酒具一劍一襆被一而酒酣耳熱猶縱談南北邊形勝阨塞述古人成敗之迹如指掌又誦其詩數十百篇皆奇氣空涌不可控御嗣以愛子夭折而病劇夫人又相繼逝遂欲削髮入山既不果出遊無所之顛躓吳中至木瀆居義學訓村童道光紀年吳人以肴峰老且病甚口授壯歲之詩百不及一因為收集十數年來讌集酬酢之章共得若干首付之梓八月刻成而予適過肴峰肴峰卧破壇不能起執手且泣且語曰愼伯知我為

我序之我任世七十二年無一是處讀書萬卷豈誤
我我自誤詩書耳懷伯明述之使後世知所戒也時
仲則歿已卅餘年友人裒其詩數千首以行世至家
有其書着峰雖塊然尚存而著述零落殆盡天之困
詩人也常不遺餘力故少陵之家屬餓于同谷者又
人其身才得一醉遂以死青蓮卧病江上其子為土
偶所祟至不血食仲則之子小仲今年春亦病歿無
嗣人天之所以困着峰者既已備至而復使其詩散
佚無存茲之所刻非直不足以見着峰之人已也抑
埋之而抑相之是以無成功天生着峰而厄之如不

克至是極也夫天乎人乎後世其何從讀着峰之詩乎道光二年九月包世臣書于都下

小倦遊閣記

嘉慶丙寅予寓揚州觀巷天順園之後樓得溧陽史氏所藏北宋棗版閣帖十卷條别其眞偽以襄陽所刊定本之不符者右軍大令各一帖而襄陽之說爲精襄陽在維揚倦遊閣成此書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遊閣十餘年來居屢遷仍襲其稱而爲之記曰史言長卿故倦遊其人才足依說者謂倦習也習于遊故能長其才然近世人事遊者輒使才盡何耶蓋古之遊也有道遇山川則究其形勝阨塞遇平原則究其饒确與穀木之所宜遇城邑則究其陰陽流

泉而驗人心之厚薄生計之攻苦遇農夫野老則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效遇舟子則究水道之原委遇步卒則究道里之險易迂速與水泉之甘苦美耗而以古人之已事推測其變通之故所又有賢士大夫講貫切磋以增益其所不及故遊愈習則見聞愈廣研究愈精而足長才也今之遊者則不能貧則謀在稲粱富則娛于聲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連風物詠懷勝蹟所至則又與友朋事跌讌遂酒食此非惟才易盡也而又長惡習予自嘉慶丙辰出遊以至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記誦荒落殆盡而心智益拙志

意頽放不復能自撿束而猶日冒此倦遊之名也其可懼也夫其可愧也夫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

世臣幼從先子受詩讀小序而善之然無從得毛鄭之書嘉慶丁巳為大興文正公客乃見十三經注疏盡九月之力而讀之一過破句謬字不能自辨惟畧知爾雅存古訓訓古書者以古訓為宜而詩疏于大典禮必博採衆說足為羣經之綱領而已以後負㚏四方數十年惟壬戌在武進李申耆家以閏月旁覽載籍其餘舟車旅邸之中或旬或月涉獵流覽罕有簡閱一書能自首至尾者也然頗心知其故能以己意測古人立言之旨而窮其義之所止至于論先王

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終始鄭氏之說常合是其所長也然思而不學以致惝恍不敢自信者其失固已多矣季懷于庚仲之春自里從至江寧畧受文法繼以就食他去而季懷遂留江寧戊辰秋乃携季懷至揚州　世臣出遊久多識前輩得讀書之要領揚州士人常過從者輒以所聞授之而江都凌曙曉樓至誠篤曉樓之甥儀徵劉文淇孟瞻尤穎慧時歙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善世臣甚凡世臣所許可者輒名入院膳給之使與其養子敏回子駿甥閔宗肅子敬共几席世臣以曉樓熟禮記

遂與之言鄭氏禮而使之孟瞻好詩遂使治毛鄭氏詩季懷與孟瞻同業于駿年最少而神解驚絶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寧聞季懷之説治漢易族子慎言孟開亦從季懷受詩先後來揚州而丹徒汪沅芷生治毛氏甘泉薛傳均子韻治許氏皆善季懷朝夕與砥礪相勸以學季懷念鄭氏箋毛而説詩多以禮遂學三禮以古書不可臆通悉檢諸經注疏聲義周秦兩漢魏晉各子史家言杜氏通典圖經本草名物與地之書及文選注太平御覽玉海一切有古書之單詞片義可採擇者近人則自陳啓源

稽古篇邵晉涵爾雅正義錢坫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王念孫注廣雅以至顧炎武惠棟戴震錢大昕凌廷堪諸氏之說莫不悉心採索以求其是簽校閱古今書數千卷積十年寒暑不輟始斐然有志于著述又五年書乃寐成其擇術可謂善而用力可謂勤矣五年之間子敬以制舉吏業洪先生獻世芷生渡江未子駿又不幸夭折曉樓由都下入粵倦遊而歸還治鄭氏若治何氏公羊成公羊禮公羊補疏禮書數十卷雖未能精善然工力不可誣也孟瞻去毛鄭而治杜氏春秋成舊疏考證十二卷駁冲遠五百餘事頗

銳卒傳仲虞成易注十卷實有見于闔闢消長之機而無鑿空之說于韻以許氏校經旁徵而通其義孟閒亦為文十數篇以明鄭氏實翼毛而正義誤說者二子之書雖未成吾黨于是益彬彬矣然惟李懷之治詩尤久而不遷其初稿多論議是非繼乃悉屏攻擊專事證明疏通之學李懷之于說詩也信善矣誦詩者必達于政故曰入其國而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詩之用頌美也陳古義以為勸其用于譏刺猶欲戒聞者使改悔其行以不忍遽絕之也故其失也愚而事猶可復今李懷廉厲而尚斷廉厲則遠于溫柔

尚斷則遠于敎厚雖有所得其失難更近世之為詩者推戴氏殷氏戴氏任館職而未與政然吾知其能從政也學懷之書固可接武于二氏其咀含諷詠自營其情以達于事變異日而得從政也將如殷氏之為天下口實者則庶乎其近之矣道光二年九月孔世庄書

與楊季子論文書

季子足下辱書詢爲古文之要詞意勤懇世臣何可以當此耶足下性嗜古書尤躭齊梁諸子而下筆碩清迴柔厚駸駸有西漢之意世臣僿陋偃蹇何足以稱盛指謹言其所知而足下擇之竊謂自唐氏有爲文古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統于禮子思嘆聖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以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于禮其離事與禮而

虛言道以張其軍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迺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為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 世臣 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嚴夫具五官備四體而後成為人其形質配合乖互則貴賤妍醜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夫相馬之徵得于虎蔬公身之衣不一間木石孟荀文之祖也子政子雲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轍迹各殊然則所謂法者精而至博嚴而至通者也又有言為文不可落人窠臼託于

退之尚異之旨者夫窠臼之説即記所譏之勦説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體調均徧視數千萬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謂之眞異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顛倒條理删節助字務取詰屈以貽讀者是何異自憾狀貌之無以過人而抉目截耳折筋刲脇蹶手行市而矜詡其有異于人人也耶至于退之諸文序爲至劣本供酬酢情文無自是以别尋端緒仿于策士諷諭之遺偶著新奇旋成惡習而論者不察惟爲功宗其有媷繹前人名作摘其微疵抑揚生議以尊己見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尋常小文

强推大義二者之蔽王曾尤多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為易而熈甫順甫乃欲指以為法豈不謬哉文類既殊體裁各別然惟言事與記事為最難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條理原委杖明正義然後述現事之所以失而條畫其補救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後述其本末則是非明白不惑將來凡此二類固非卒爾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機勢萬變梔括無改至紀事而敘入其人之文則為尤難史記點竄內外

傳戰國策諸書遂如已出班氏襲用前文微有增損而截然為兩家斯如製藥治金隨其鎔範形隨手變性與物從非具神奇從嫌依傍馬班紀載舊文多非原本故史記善賈生推言之論而班氏典引直指以為司馬始皇紀後亦兼載賈馬之名賈生之文入漢書者屬已摘畧而其句度意氣與過秦殊科則知其出于司馬刪潤無疑也比及陳范所載全文多形蕪穢或加以刪薙輒為碎缺故子瞻約趙抃之牘以行己意而介甫嘆為子長復出者益深知其難也通鑑刪採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畢陳原文爐錘斯為

可尚 世臣從前纂汪容甫遺集曾條未成互異之稿足為完篇筆勢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體勢人畧與予近猶易為力至作谷西阿傳條繇其奏議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筆蕪靡不及其意 世臣因其事必宜傳又恐一加潤色將與
國史互異致啓後人之疑故止為之刪削移動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頗可誦讀既與原文殊觀又不亂以己意較之予臆所作難易倍蓰非足下其誰與喻此耶 世臣自幼失學惟好究事物之情狀足下所志畧同 鄙人前後襍文數十

百篇足下大都見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與近世所聞人所言古人相承之法是否同異世臣不能自知又將何以為足下告耶重辱遠問伏惟珎重皇恐皇恐

書述學六卷後

右江都拔貢生汪中容甫文六卷余以嘉慶辛酉至揚州訪容甫而歿已八年得儀徵阮尚書所刻述學其題詞曰心貫九流口徹萬卷又有廣陵通典至精數纔識其甥畢貢生及其子喜孫因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與阮本無異又于蘭亭冊前見其畫像就求遺書則皆容甫自以屬其友寶應劉台拱惟校讀之左氏傳說文解字二書藏于家然其所丹鉛者皆理顯迹非精義所存乙丑予再至揚與貴生同榻而容甫入予夢自言其文之得失甚具如是者三夕與貴

生共咤其異而嘉孫叩門入再拜曰劉先生病甚召嘉孫付先子文稿行促不及相告歸舟阻風三日乃得達先子草稿紛糾非吾子莫能爲訂定者貴生曰舅氏已三夜自來屬慎伯矣慎伯其無可辭時盛暑手竟十日夜爲編核稿本乃知述學者容甫弱冠後節錄以備遺忘之類書自子冊首題曰述學一百卷已成者才數卷至乾隆五十五年容甫自檢說經辨妄之文弃傳雜著傳記若干篇以世人皆聞述學冒其名刊行于世廣陵通典已成者八卷其目錄自夫差閒邪溝至史可法守城共十卷廣陵對乃其要刪

而揚行紛以後尚闕原題曰揚州通紀改曰廣陵通
典又乚之卒未定其名容甫少孤貧無師而自力成
此盛業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年三十而體勢成多
可觀采四十五以後才思亦略盡矣既自刻二卷而
心知未愜然劉君受付囑者十餘年才校刊三分之
一又時時加以點竄成俗筆及喜孫載稿本歸而精
識遂感予夢以是知文人魂魄常附稿本可畏也已
襍稿四冊各厚寸許其文皆有重稿或有至三四稿
若惟靈表二篇每篇三四稿詞各異而皆未成予為
集各稿之精語不改一字而成文仍如容甫之筆別

刪訛辰參訛文于京口橋浮蟻月令明堂圖諸篇而更劉君所點竄者題曰汪容甫文集釐定為正集三卷其酬酢之文一卷為別集以授喜孫世人皆稱容甫過目成誦而使酒不等繩尺貴生之毋容甫親妹也嘗語予曰先兄每日出謀口食夜則燭炳讀三禮四十行四十徧乃熟性不飲於其身酒未沾脣生平與人書雖數言皆具稿猶塗改再三稿中遇應擡頭字皆端寫余驗其稿本良然容甫卅二始出遊至大興朱學士安徽學使署名益起然學士蒙舉幕中多盛氣少年觀容甫與朱武曾書志在遠大使不出學

士之門所就當有進于此世人又言容甫前妻孫氏死于非命然孫氏被出後予至揚州時猶存益人言之謬戾如此容甫生平所著述已成未成予皆得見能言其學者之所至涉獵經史不爲專家抑以窶貧無藏書凡壯常遠遊及晚歲稍裕可家食而精力衰耗故不能竟其業至其爲文柔厚豔逸詞潔淨而氣不苟促則江介前輩罕與凡方貢生有其豔而無其厚又已早夭近時揚州有劉文淇孟瞻攻經籍過容甫文筆亦幾近而工力傷薄楊亮李子充其樸茂可出容甫上而耳目淺狹以艱澀尤傷邊幅二子皆年

少好學常從予遊是必踵容甫而起者矣喜孫官遊入都中間相失十數年道光壬午九月喜孫乃此以刻來貽悉改亂非予所定亦有數篇爲喜孫續訪得而予未見者容甫之靈能自致于予而不能訶護之使不變動以自存其眞也悲夫

答錢學士書

學士閣下日前與友人論直隸秋試文而閣下為言場中校文之法惟以規撫近科詞調為入彀其恪守程度詮說名理者則與主司所求相背而馳時以賓客沓至不盡所言繼承手書其說尤詳良以世臣久困場屋思所以變更之以當一夫之目誠閣下垂念舊識相愛之盛意也雖然言為心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世臣雖力學其能自變其面以似閣下乎畧陳固陋伏惟裁察 世臣自七歲從先子學為文十歲而嗜嘉魚年十三讀毘陵崑山遺集而喜之遷習其法

又以毘陵崑山之文出于廬陵眉山遂而變蓋上以
至成童頗諳其數西郡邑長老皆嘆賞以為取科第
如反掌也　世臣私念得科第則當入仕深恐以雕蟲
無用之學殃民而自賊遂潛心研究兵農名法治人
之術及弱冠所學粗成又恐古今異宜方策所載容
有古人成迹不可推行以見諸實事者乃遊學四方
西溯岷蜀東登海嶠南渡章江北涉大河體察人情
之所極風土之所宜證以傳記殊不相遠然而訪問
政事則治民之官星羅棊布而其為治之方舉與古
大殊古之為治也民與官相卹令之為治也官與民

相嫉古之為治也撫良以化莠今之為治也結莠以
虐良　世臣竊怪同此人同此以今日之官皆昔日之
民何以為民則既嫉其官而為官又復虐其民哉若
文法拘滯古人思鮮懷保之政拖諸今日竟爾窒礙
遂以遊幕觀政司其事既久以情戲例務求其平則
今之令與古之意亦復並行無悖然後信所學之卓
然可用乃求舉以為入仕之基六舉而後獲解又被
放于禮部者七然則　世臣文成而後學政政成而後
求舉其至今不得者是在彼蒼之意而非斯文之罪
也亦明矣　世臣少讀宥山答謝民師書載歐陽文忠

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
貴賤因記其後曰市上無棍徒攔行霸市則物價平
珎貨至文章國有定價眇儈截市精美何益永淅子
瞻身充官牙老誠殷實不知奸牙朋充擾累良賈也
是故非塵腐斷爛則不可售者乃不遇者怒詆主司
之陋詞而閣下四主文柄竟以此為教何其肯居負
下而賤損道德之不遺餘力也即閣下吳人也吳俗
喜豔飾女子釵粧之樸者也兩股共用珠十四顆耳
然必大如胡荔值常至四五百緡近粧之最盛者名
溯釧紫頸圈髻過橋寶簪雀釵十二股並珠三十六

塋皆員白光耀左右　門迤後漸長當腰脊然其
質則搏黃蠟而畏魚白以較之于釵之一股曾不足
當什一下里小婦雖以此自衒然其價值豈可誣矣
市乎猶記廿餘年前閣下曾自命良賈矣今辜司牙
估乃欲退阻馬木難而進瑜石魚目閣下輩行較前
徒從較衆一唱百和是將使獻琛路絕而嘉穀失蔭
也豈不殆哉吾鄉董小植編修積學士也自以羸怯
不任勞遂罷考差一昨于陳秋舫修撰所晤鄭朗如
編修聞其言論云闈中每得佳卷集同年四人相商
椎然其引用書籍不能舉出處者十仍五六而天下

爲且不考差力誦讀三數年董君自度精力不足以稱職鄭君以他日未嘗學問爲憾皆得君子之用心何閣下之羸怯既不亞董君而持論又善與鄭君爲友也明春閣下大都得分校惟願有以更前説毋使明月夜光悉遭按劍幸甚幸甚 世臣雖在都候試然不以得失擾亂枉叹己從人守之三十年爲流輩所共知閣下其勿得以爲閒之舊事相猜矣天寒珍重不宣

書二趙事

臺灣之役鎮臣柴大紀守城半年以易子析骸入告督臣李侍堯尚未渡臺故貴西道趙翼從戎幕

上得鎮臣奏憐臺民死守而大兵不時至發六百里加緊諭鎮臣以兵護遺民內渡

命督臣拆看即時封發侍堯以示翼翼曰翼自脊願于帳外就明視之遂失所在閱二時始至侍堯大怒翼曰中堂尚欲封發耶柴總兵內渡之志已久畏國法故不敢前棄城則鹿耳門為賊所有全臺必失且以快艇敗兵澎湖其可守乎大兵至無路可入則東南半壁從此多事宜封還此

旨已繕摺奏侍堯大悟從之翌午接追還前件之
諭及摺回侍堯膺
殊賞而大將軍福康安續至遂得由鹿門進兵破賊
大將軍既告捷而進賊林爽文為淡水同知某所得
趙五者同知之行父也化友閩籍林逆爭繕稟稟大
營而趙五顧高臥漏初下同知押林逆至署聞趙已
臥怪之排闥入問趙五曰將相覩瞽大兵剿賊而首
逆顧為汝得汝尚欲逃死耶同知大悟求計趙曰此
去大營二十里即押逆謁見大將軍但云同知今日
巡山遇一人持馬韁問大營所在去身犯重辟欲歸
命大將軍而不識路乞指引大將軍虎威震摺使逆

賊不敢逃死微同知一小卒皆能引之來深自謙抑若大將軍必欲入薦牘者則以死辭如是當不失富貴也從之大將軍大悅遂奏親擒林逆而附片薦同知為臺灣道二趙事近世少有知者無錫周姓與予同庽揚州市肆言其時親在督臣及大將軍營目擊云

包世臣曰趙丑不知何許人聞其後在臺灣道署用事納賄賂貲十數萬遂吳中買聲伎娛樂以死迹其行徑蓋非君子然當辟于好樂之時而能計深遠亦識時務之俊傑也翼博覽有文采以近利見薄清議然其功在民社

享上壽博盛名宜矣世有能見事勢而囁嚅不言以為奉令承敎可告無罪而自致僨毒以僨乃公事者可勝道哉

錢魯斯傳

君諱伯坰字魯斯姓錢氏江蘇陽湖人錢氏世為名族居郡城君獨居西鄉之僕射山故又號僕射山樵文敏公以科甲任刑部尚書於君為季父抬君至都下君時方弱冠詩書篆健驚老宿每試輒躓歸里橐筆幕遊養親乾隆中

純廟將舉第四次南巡之典大學士于文襄使浙江撫臣王亶望奏請

上因杭州以致湖州

命將下大學士程文恭公爭之甚力

上曰朕至湖州非為遊觀因北方古稱桑土而今民乃不識

蠶故欲至彼祭蠶桑之法以利北人耳文恭曰

皇上至湖州不得見蠶矣桑守土者必促民伐桑麻而樹桃柳將使嘉湖之民累世不復業

上乃降旨罷之而文襄又致書撫臣言以兩浙耆老意籲懇猶可行浙中例以鹽法道主

大差特江西巡撫陳淮為鹽法道撫臣諭意君容陳公所陳公以告君君曰閣下能必止其事其當為其稿陳公曰為歆委曲請行耳君曰

上意果欲來者守土臣且當陳民間疾苦以止其役況已奉

明文停止耶某斷手不為此陳公曰吾客足下三年未嘗敢

瑣褻相瀆茲事必須大手筆乃如是悵惜耶君曰某即請退還山啜粥飲水終不以戀館穀住血海中矣然閣下爲陳少保子孫計若必行何顏見少保地下君歸而陳公卒以君言不上稟君自是遂以鬻書爲生乾隆丙午朱文正公主試江南榜發無君名流涕曰錢譽斯被放吾真負此行矣君書由文敏黃文節以追李北海顏平原本於蘇嶽堅實不及而流宕轉換時或過之詩筆亦勁遠如其爲人以嘉慶十四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七歲子三某某君書呈縣吳楚士大夫家家有之詩若干卷多可誦者已世臣曰陳公與余言此事甚悉君然撫臣猶必欲舉其役檄紹興知府趙君循湖州河道

試

興舫趙君者忘其名籍其人循吏也潛布木石於河中

興舫觸之不得行時已迫不及浚役始止後撫臣知之糟葉

中趙君罷職道出湖州湖州民號泣送之百餘里文恭以輔

臣面諍能不負所職而趙君有術以行其仁陳公聞善而能

遂皆有可稱獨君以布衣遊食而侃侃為斯民請命也善夫

姚生傳

生諱承謙字季光直隸天津人父逢年進士嘉慶六年由福建詔安縣知縣升安徽太平府同知延余授讀生時年十四到館三日生曰謙在福建知得侍先生福建知名士爭言先生年方弱冠詩文若湧泉不日即掇巍科今年正秋試竊覵先生竟殊無佳於科名何耶余告之曰科名者入仕之基仕以治民不明于治民之術而得科名誇所識學醫者人費也生曰謙自幼未嘗聞人言治民之術今謙亦欲學之當從何始余授以資治通鑑生一日檢閱十數卷問之略能言其始末余曰此仍經生射策之技非真學也通鑑之善在先述其

事乃叙衆議然後載廷議所從而詳記其得失于後學者閱其事先為晝上中下三策然後閱衆議而驗己見之是否有合又籌廷議所當從再閱廷議則後之收效與否已可十得八九如是則如置身當時之朝端庶幾異日臨事能不惑也生自是每日止盡一卷一月之後其意與古人合者十常四五矣乃縱閱近日救弊之要余其為答之再三辨難以歸于協當以文多繁複删閏詞而編次類序為說儲上下二篇理財用人兵農之要蓋略備于斯矣生錄副而題其後曰讜箋先生三月為著此書其立議淺近而切於事情中人之所能行先生之學以救一身之飢寒則不足以致天下于飽暖則

有餘救栗足而民仁言近者旨乃遠余不敢任然不能不以為知言也太平君初娶于某有三子而歿繼娶某有生與生之弟承恩生之仲叔兩兄皆居里門唯伯兄隨任以不慧失懽于父母生未周歲時太平君以所授徒方塊字散於席生一一持而轉之字皆正無倒側者太平君以為有夙慧尤鍾愛余初至不習其家事然毋為生道古人友愛之迹于異母昆弟尤詳切生聞之至再肅然起白曰先生為謙言故事而獨諄諄于友愛異母昆弟得毋疑謙之不悌于兄長耶余曰子之友于兄弟與否吾無能預知然子以古人成迹返躬自省此學問之最切近者也生默然數日後生兄至書室欲與

余語見生來輒止而狀殊跼蹐嗣遇盛暑生當午納凉廳事書室爲廳事西廂紗窗光相接故短視生兄從簾外過而生未起生兄即搴簾入批生頰生受之惟謹良久乃入書室指痕猶未盡餔後侍坐余語之曰子進矣今子實無罪然吾觀子之色甚愉入書室久之無怨怒之意且若兄前此謹候若聲色而今乃自居家督重督過于子子眞進矣生曰先生謂謙無罪然謙自春教以後盥夕思數年所以事兄者積戾多矣得兄督過之方自幸稍償前愆況敢怨怒耶其時益生從余遊兩月許已世俗授讀以八股六韵爲正經以三八日爲課期不能盡廢生文義本已粗順詩筆亦清徹余爲擇其詳

讀文十數篇及義爲少陵長律數十首使專誦習月餘于余法所得已十之五六余秋試後以事他去而生亦回天津應試余輾側吳越耗問遂隔十九年入都始知生以十五年中式副貢十八年秋試後染疫而歿而太平君亦卒官其世家及妻子皆不能詳余多識天下奇傑之事然立志不退轉勇于自克通事理近人情未見有能與生偶者也別後閱十二年生之造詣所至不可知然吾知其有進無止也不敢以臆斷失實使無以取信于後世故述生與余周旋時事以傳生之真而寓余哀之思焉

答姚伯山書

伯山大弟明府閣下在古北口見邸抄知已外用以五月九日入都次早奉詣欲與閣下言而已後讀留別之書殷殷閔居官之要世徑滯迹都下徂秋涉冬時時詢耗息不可得日昨有来自河南者言閣下現奉差至新蔡歲内可以補缺而言既未能而前書又久不報歉仄殊甚閣下博通今古又涉事已深百里任非所難堪況吏事本非甚難唯在加之意而已一行作吏便負本来非盡陋劣不識也良由志卑而圄于俗抑或初至有聲遂爾自足旋踵改操反下雜流夫吏事至影非言語所能盡吏治所為日下者在居官而不知為民世

臣每告友生曰即到為官即去即仍民也故計一身則為官
之日少而為民之日多計一家則為官之人少而為民之人
多是故欲舉一事發一令必自思曰吾之父母官以此施之
于吾身將以為何如執柯伐柯道至近矣持此心也以往而
貞之永久則視民如吾身於凡害之當除利之當興自有不
能已于中者矣然舉事唯去其太甚發令勿駭乎衆情潛更
徹俗而不覺乃為善之善者耳若信未孚于人而求治太驟
則吾心未足以喻良民而奸民得以籍手是非以叢惑聽聞
甚且持吾短長則吾方自救之不暇遑言治人乎雖然士人
治生至急而居官為尤甚故經理私事與勾當公事並重而

常相待也弗能使有好於而家則公事必將受牽掣而不能自遂其意予前告胥容曰先公而後私公不廢私先私而後公私必害公胥容以為名言故世臣所謂經理私事者非尚營囊橐之說也唯世臣亦幾經閱歷而後能為此言故及閣下未得官之前纖悉相告使於蒞事伊始即知私事之足以累公而預為之地則庶乎得之矣日內當有保定之行恐到彼簿書紛冗不及詳悉所言平平統希亮察道光三年十一月朔日世臣頓首

記識南事

道光三年三月直隸清河縣知縣周蓮獲牛車私鹽十八輛

訊係威縣商鹽二十一輛有商厮帶同引目押車三輛前行到店運即據供移提引目核驗威縣覆稱實係威縣額行官鹽引目業已繳銷殘引無可移驗請即將所捕之車放行濟食運以各縣例有一定鹽路不由本路法同私鹽又鹽尚未到圻何以引目已作殘引繳銷即屬真情亦係虛出通關通稟督鹽兩院布按運三司大名道廣平府請飭該行威縣鹽引鹽之本商歸案威商係鹽政牙爪吏見運稟即日具呈運司運司據呈詳鹽政鹽政據詳咨總督俱與商呈同日總督於准咨日立用六百里發令飭大名道押放鹽車運留車不發以無引即私故縱私鹽吏議綦重又鹽政書吏充商為護

要中鹽並干例禁仍請飭商赴訊稟覆總督飭道押放後數
日即左遷去官新督見運稟遂將全案提省運候代赴省而
新督已列入甄別案內叅撤時督撫新任皆有甄別以虛詞
列叅一牘常数員上列銜名下云或如此或如彼時人呼為
或體運同案一通判兩知縣運名在第二叅詞云或性躭安
逸或任性妄為或躭性勉強或與情不附任性妄為與運事
附近運到省承審官敦勸引咎乞恩事尚可解運云為上司
引咎易為鹽商引咎難為鹽商而菲薄知縣易為鹽商而菲
薄國法難聲色並厲問官不能屈而原叅事須覆奏督臣度
運不易屈而所事又甚直遂移任性妄為之語于通判留與

情不附一語為連之勘將三員先覆勘休楷尾稱連尚有應
訊事件俟定案再行覆奏問官既不能屈連又莫敢撓商遂
以平鮮定讞讞上督臣乃以他事劾罷之夫鹽之勢張有自
來矣非僅能左右貪黷已也其以廉能著聲蹟顯要者則為
之奔走禦侮也尤力故與商為難者無不敗然其欲民怨也
亦甚矣天為民而設官顧為商之是助而為之分民怨不亦
喪其本心已乎道光二年夏大名鎮標守備布郎阿以商虧
鹽秤病民印封所市鹽移縣訊辦道府遂聯銜劾其擾商要
請提省鎮臣亦恇懼相商而下石焉布郎阿遂引鎮臣侵餉
事吏數鉅公乃定讞皆謂布郎阿擾商實而訐長官虛遣戍

新疆先于犯事所枷示三月而鄉民不遠數十百里千百為羣於枷前涕泣叩頭竟跪枷不絕並議醵白金萬二千兩以貲其行希郎阿亦善自飾謂士民曰吾雖為若得罪然受若貲是吾嗜利黷身也遂一無所受民顧餽益力地方大吏欲禁之不敢懼發觧特有變乃先期中夜遣之民追送不及多號泣街巷希郎阿人在下中徒以與商為難而民心歸附如此則助商者可知也蓮之治清河也政事善否不可知然能持法以撓商不畏大府之怒其人蓋亦有足多者故備記始末使後之知人論世者有以考鏡時變焉

黃徵君傳

君諱乙生姓黃氏江蘇陽湖縣人父景仁字仲則性豪宕不拘小節既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而詩深穩讀者雖嘆賞而不詳其意之所屬以故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爲第一江浙俗名父之子多以父字爲字而加小稱故君字小仲君自少從尊甫遊多識前輩而端凝寡言笑又不事文藻以故無稱于父執治鄭氏禮能墨守先儒之說以通己意而躬踐之同邑陸繼輅才士也廣文遊嘗謂余曰吾人每有所感欲從敗行念小仲則安心自息其立身嚴峻爲人所矜式如此乾隆中崇尚漢學治鄭氏者尤多然大略不貴

躬行以單詞片義爭勝負取名譽君既不著書又默無論說然達於禮管人情之原以自淑其身者莫如君君又嗜書攻之甚力自董文敏後二百年書法靡無可采君志在復古嘗曰書訣多偽托唯用筆者天流美者地非凡庸所知是真太傅語也余嘗從君問筆法語在述書近之能書者踵出而君實為始事君又深于五行九宮陰陽家言唯武進董士錫張成孫能領其指君善病每病輒三四月不飲食亦不甚困猶手古柘作書然自以為不工書成輒塗抹以故傳書甚少道光紀年

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以君應命以為名實相稱也未就徵以

道光二年三月廿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歲君初娶于某舉一子殤妻亦尋歿繼娶于卜特君以病甚扶掖拜起竟未能成禮以君以上五世無期功強近難爲擇後嗣余得交于君最久故述其所知以詔于世云

題笠屐圖

右東坡先生笠屐圖一幀升庵謫滇南時寫以自况頗能傳出一壯皮不合時宜之概筆勢俊逸無漚波指澤氣可寶也坡公早涉形勢之途與同列齟齬至于題寫古書畫皆被割截委棄以等躍冶之金而升庵之南遷也則蠻婦棟花攀與爭界遊谿峒閒乞翰簡若璧先駟馬買價如此以倫擬坡公

邈矣況予僂陋於坡公無能為役又不若升庵出貴介擬巍膴非古人所謂陪伴得著者也來日已苦無多伏處窮巷唯卒歲是憂負米是謀而謠諑摧挫來自巖廊者繹如其不絕卒以貧賤無可藍數得優游林總間為太平草莽之臣是則視飛湯火命如雞之局至此而端末卷變則為斯圖留題不亦可乎道光四年五月既望安吳包世臣書

謗說壽小宛五十

孟子曰士憎茲多口退之曰名之所存謗之所歸其不信矣乎友生中取名較多唯世臣與小宛而叢謗者亦莫能與參焉世臣負下孤露無扳援相與後先者而於當世之務必究

其極既為舉世所不為又好賢嫉惡激揚清濁未嘗違中是
其於謗也近取矣小宛默識萬卷下筆自成宮商而中退然
口吶然不出所長以徼逐名利嘉慶壬戌小宛年以二十有
八吳中知名士皆謂小宛雖不學而溫粹可交遊樂與居處
是歲世臣至吳知名士畢集問難蠭起小宛獨默默至暮乃
一言世臣知諸公學識遠出小宛下乃與小宛齒以小宛先
生三十有三日兄事之甚謹諸公駭怪然小宛名竟以大起
不二三年吳越言殖學者莫敢先小宛矣然遂相與掎摭其
為人以為僻違乖戾與始議大殊其實小宛之行固未嘗有
改其初也小宛于時人無所臧否唯閉戶著書補古人所不

而剌舉其謬誤有間者則委曲告說無息倦此宜能自逮於
怨惡者而其獲謗乃與世臣相埒小宛學在服古而不拘滯
於事宜世臣學在救時而必會通於典籍其獲謗也亦各
從其所學斯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然而斯世之涉要津復
豐厚閎闊利病不攖其懷而稱盛德者盈門下頭或早白齒
或早豁吾二人者俯仰資藉取于十指古今疑難斷以一心
所至又無故見拂忤未嘗有愉悅聲色接乎耳目然而須髮
未改牙頰如故則知吾二人者經歷飢𩞞齟齬者數十年而
未嘗有所不釋然於其中也退之不云乎動而得謗名亦隨
之也各有志豈可一概論說哉吾二人所自得者未可以言

語傳也其所得于人者惟名與謗而謗為甚道光乙酉小宛齒五十年矣善壽小宛者宜莫如世臣故作謗說以貽之

寧海曲氏義庄規約序

周公歌棠棣以親兄弟之恩其辭曰和樂且孺又曰樂爾妻帑說之者曰九族會曰和族人和則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又述諸父通兄弟而作伐木其辭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說之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友其宗族之賢者以道德相切正故親親以睦友賢不弃是後棠棣廢而兄弟缺伐木廢而朋友缺乃嘆周公憂世之深而乾餱失德有自來矣富者事兼并貧者從游惰其士人務治危言以求售亟有身享萬鍾而

手足不能免丐貸于是豪傑之士鄙惡之薄俗廣異居同財之義以聯繫一本要之久遠中吳范氏實為始事文正倡之忠宣繼之良法垂於奕禩義無窮者求則焉然大都顯宦巨室不敢獨享豐厚取吾餘以厚族人未聞有儒志食力之士銖積寸累以成基業遂能集所有而會之自留其一割其九以為義庄唯恐祖若宗之孫子有虧養失教略不為其後人謀如寧海曲君連吉者也予以道光甲申秋過山左得識哲嗣先德乃知曲君創立義庄之事繼得其規條而讀之於其子孫中擇賢能者一人為總理於族中擇賢能者二人為董事皆有稿餼司事而不協公論則易之限年計產給穀布

以贍不足助婚嫁資殯葬若年力可自給而不事生業者不得與義學延名師以教之而斥其不帥師訓者設祠位以安祖先修譜牒以明昭穆於其有功於祠譜義庄及敦行學文能顯其親者又於祭後爲會食之禮以寵之其敗行檢不自愛者則集族而記于過籍怙過不悛則除其名使不得與祭甚者置之理能改而復之又優總理使得以推及其有服之姻戚其於棠棣和樂伐木切正之義則殆於兼之矣草創粗就而曲君捐館舍哲嗣念盛業未卒治喪葬畢即首營祠屋出君遺貲增田畝十之二以擴庄產又與族人集論君所常誦說而著錄之以貽世守庶幾肯堂肯構如忠宣之于文正

者考文正建庄之初族衆親疎不一然數百年來范氏聞人輩出皆源於文正是非惟得保其家中之大小已也沉澤餘慶達潤百世然則曲君之溥於其子孫而彼蒼必有以厚之可知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太上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曲君當之矣